

侗
枫◎著

藏劍露鋒

上海地下党斗争风云

2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一

I253/272

2007

藏剑露锋

——上海地下党斗争风云

侗枫◎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藏剑露锋:上海地下党斗争风云/侗枫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7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172 - 8

I. 藏... II. 侗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7960 号

责任编辑 陈敬山

特约编辑 陈莉莉

封面设计 杨德鸿

藏 剑 露 锋

——上海地下党斗争风云

侗 枫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江苏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

开本 635 × 965 1/16 印张 20.25 插页 3 字数 295,000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4,25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172 - 8/I·433

定价 30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侗枫，湖南省会同县枫木树脚村人。1942年11月生，侗族。1967年7月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。

上海市政协第七、第八届民族委员会委员，上海市政协第九、第十届委员。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主要作品除本书外，还有长诗《奶奶》（1963年获上海之春优秀创作奖），散文《琴声中的将军》（1991年获建党70周年文学奖），长篇报告文学《粟裕大将军》（2000年获建国5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奖——侗族风雨桥奖），长篇纪实文学《虎啸血野——华东野战军征战录》，中篇小说《雏凤凌云》，电视剧《碧血浦江》、《健美女神》、《路》等。

历史无悔棋(代序)

邓伟志

★ ★ ★ ★ ★

我与刚兵认识已久,但平时交往不多,只是在政协开会时,凑在一起而有所交流,谈的也多为有关政协的活动情况。不过有一次例外,那是多年以前,我那在张震身边工作的胞弟邓天生,途经上海,与我谈起了为粟裕大将平反的事。邓天生说:“粟裕大将,功高至伟,谦虚谨慎,平白蒙冤,但平反却碰到了重重阻力,十分艰辛,军内外无不惊讶。我们军委首长刘华清、张震也震惊不已……”于是,令我产生了约见刚兵的念头。后来,终于找到了机会,向刚兵打听粟裕大将蒙冤与平反的经过。刚兵是个爽快人,尽其所知,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,令我感慨万千!接着,我们从粟裕蒙冤谈到了潘汉年和其他许多蒙冤的地下党革命前辈。这时,刚兵对我说,他正在准备写一本关于上海地下党斗争的书,并请我为该书作序。我知道,我即使有千万条理由,也无法拒绝,便答应了。

为了作好此序,便挤出时间来认真阅读刚兵的一些作品,尤其是这一本《藏剑露锋》。这是一部长篇大作。书中把新四军、地下党、人民群众三者之间唇齿相依、血肉相连的关系写得自然流畅,让人深切地感受到:中国革命者来自人民,属于人民,是一个为民族生存,为国家独立而团结奋斗的整体。书中关于新四军的内容着墨不多,但故事真实,亲切感人,令我回到了自己的童年。我父亲、叔叔、舅舅都是新四军,大舅纵翰民还是新四军四师的旅长。抗战胜利的欢呼声尚未落下,国民党政府就挑起内战,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。于是,我的家乡安徽萧县地区,由新四军根据地一下子变成了蒋管区。作为新四军军属,我们不得不逃难了。往哪里逃?地下党安排我们逃往我外公处,外公在县城里办过师范,是当地有影响的名人,何况我外公的几个弟弟又都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。

我们之间，虽不同党，但是近亲，多少会给一些照顾。聪明的地下党同志又不让我们住在外公家，而是住在距离外公家约两华里的小山村——小吴楼村。小吴楼村因有一座小炮楼而得名，全村十八户人家都姓吴，没有地主，没有富农，家家都是农忙种田，农闲编白柳条筐。村民对共产党、新四军感情很深。我们在小吴楼村住了一年多，在这段时间里，父亲派情报人员来看望过两次。村里人都明白来的是什么人，又都没有说出口，只是这家送几棵青菜，那家送一把韭菜，屋后的“表娘舅”一次送了几块鸡肉，另一次送了两个鸡蛋，帮助我们招待“亲戚”。战争年代，新四军、地下党与老百姓，就是这样心心相印，生死与共渡过难关的。

本书中描述最多的还是地下斗争。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抗日寇，杀汉奸，除叛徒，时时事事处处安危系于一发。然而，地下党员们，毫不犹豫，勇往直前！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们能够作到视死如归呢？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，是为国家为人民只讲奉献，不求索取的革命精神！如，为唤起尚有一些良知的伪军起义抗日，红军老战士、新四军英雄团团长成铁石为救浦东伪军副司令顾立峰而英勇牺牲。这一切恰恰是当前经济社会中人们最须学习、继承与发扬的。

书中还有大量篇幅是写人民群众对新四军和地下党的理解、支持、帮助和保护。如南汇海边的小村庄，突然被日伪军包围了，一位老妈妈怕归来的新四军游击队吃亏，毅然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草屋，冲天的火光，果然给游击队报了信。足见，任何革命队伍如失去人民支持，必将一事无成！

纵观全书，文字朴实，语言流畅，情节生动，故事真实。可以说是上海地区一部现代革命史的教科书。说它是历史教科书，是因为它尊重历史，忠于历史！历史是不允许悔棋的，不论对了，错了，有功，有过，还是有罪，都已写成历史，无法改变了。历史也是不允许篡改的，纵然你能一手遮天，但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。这本书的可贵之处，在于尽一切可能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展示给读者。因此，值得一读，也应该一读。

2007 年

目 录

★ ★ ★ ★ ★

历史无悔棋(代序)	邓伟志	1
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

第一部 血肉长城

1

序曲 大地之子	2
一 神兵天降	11
二 淞沪支队	21
三 山重水复	37
四 豁然开朗	48
五 中秋之夜	61
六 铁石心肠	76
七 夜袭机场	89
八 血雨腥风	101
九 不期而遇	113
十 逼上梁山	137
十一 胜利之前	160

第二部 地覆天翻

173

一 巧运难民	174
二 魔窟奇人	188
三 下关惨案	202
四 魔高一丈	216
五 强弩之末	233
六 惊雷报春	240
七 穿越天险	255
八 要塞反正	272
九 奇谋屈敌	287
十 旭日东升	304

后记	315
----------	-----

第一部 血肉长城

序曲 大地之子

1940年夏,粟裕率江南新四军主力,奉命挥师北上,智渡长江,与陈毅部共同组建成新四军江北指挥部,担任分管作战和训练的副总指挥。随即指挥部队,攻克重镇黄桥。由于日、伪、顽在苏北形成了对新四军的包围态势,一场以黄桥为核心的大战在即。就在黄桥决战即将展开之际,却发生了一件本不该发生的事,令粟裕烦恼不已。

这一天天气又闷又热,汗水已湿透了戎装,粟裕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,眼睛死死地盯着桌上的三份材料:一份是日伪在扬州出的报纸,一个醒目的通栏标题:《新四军强占民女,丁河镇怨声载道》;一份是民政部门的调查报告,说周幽谷违犯纪律,私自与民女结婚,影响很坏,应予严惩!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看了报告很生气,当即作了批示:在事故发生地公审后处决!还有就是一份请愿书,上面有几十个丁河镇的乡亲签名,有的人可能不识字,也不会写字,就摁了个手印。请愿书的标题是:不能杀他!

这个违犯纪律的周幽谷,粟裕是熟悉的,甚至有些偏爱。他是上海大同大学三年级学生,本姓苏,排行老二,故叫苏仲仁。“八一三”上海失陷后,在学校组织了十几个同学印发抗日救国的宣传材料,以周幽谷(忧国)的名义,四处散发,在校内外颇有一些影响。

1938年6月17日上午,粟裕率部在镇江城郊韦岗伏击日寇,击毁军车五辆,击毙土井少佐、梅泽武四郎大尉等人,缴获了大量战利品。喜讯传来,石破天惊,国内外报纸相继刊登这一消息,就连国民党中央政府,也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颁发了嘉奖令:“所属粟部,袭击韦岗,斩获颇多,殊堪嘉赏。”陈毅也特地做诗一首:“弯弓射日到江南,终夜喧呼敌胆寒;镇江城下初遭遇,脱手斩得小楼兰。”这个胜利喜讯,自然也令苏仲仁等热血青年备受鼓舞,他们下定决心,投笔从戎,参加新四军。历尽了千辛万苦,终于找到了新四军,而且又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粟裕部队,激动与兴奋之情自不用说了。这些大学生到



部队后都用了自己原来的名字，唯独苏仲仁对周幽谷情有独钟，坚持用周幽谷之名。

粟裕对这些大学生也分外青睐，经过教导队短期培训之后，这些大学生都担任基层干部。由于这个苏仲仁，不，这个周幽谷表现十分出色，很快就入了党，被分配到老四团九连任连指导员。如果部队不是突然奉命北进江北的话，周幽谷也就走马上任到特务营当教导员了。

粟裕面对着三份截然不同的材料，决心亲自作一番调查，查明真相再说。他叫工作人员把周幽谷带到司令部来，他要亲自问问情况。

不一会儿，两个战士把周幽谷押了进来。只见他中等身材，五官端正，白白净净的，如果不是浓浓的两道剑眉，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，他应该属于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。尽管已在紧闭室关了好几天了，衣着仍很齐整，除了没刮胡子之外，很显然来此之前，已把头发梳过了。

周幽谷一见到粟裕，惊恐、懊悔、委屈一下都涌上心头，眼泪在眼眶内打转，他拼命想忍住，又忍不住，大滴大滴地从脸颊上滚落而下，他规规矩矩地立正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甚至不敢用有些颤抖的手抹一下泪。

粟裕认真地看了看周幽谷，用手指指旁边的一个方凳说：“周幽谷同志，坐下说吧。”

这是周幽谷两个多月来，第一次听人称他为“同志”，他激动得失声痛哭起来。哭了好一会，虽然止住哭，却仍在不停地抽泣。

粟裕一直坐在一旁，耐心地看着周幽谷，到这会，才站了起来，倒了一杯水，递给了周幽谷，“坐下说吧。”

周幽谷茫然地接过杯子，惊恐地看着粟裕：“坐下说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把经过讲一讲。”

周幽谷坐在方凳上，一连喝了几口水，一抹嘴，把杯子放在粟裕的办公桌上，他几次用右手去掏左胸前的口袋，又都缩了回去。接着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两眼盯着前方（他不敢正视粟裕）慢慢地讲述他的“经过”：

这次我们部队奉命渡江北上抗日，我们团担任后卫，经过两天两夜的努力，大部队已顺利过江，我们团也已大部过江。正当准备庆祝胜利完成任务时，前面的部队已与伪军接上火。乔团长判断：这是一场遭遇战，敌人并不知道我大军北进的消息，不然的话就该有大量敌人。当我们大部队渡江完成一半时，来一个中渡而击，四面包围。乔团长命令我们连阻击敌人，其余部队不与敌人纠缠，迅速前进，赶上大部队！

我们连从黎明杀到天黑，敌人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越打敌人越多。由于这次我们出发前都换成“江抗”的服装，敌人不知道我们是新四军的主力，想不到几个江北抗日游击队，居然这么难啃，就调来了大量部队包围我们。

天黑后，我与连长商量，请连长率领部队突击，我带领一个班留下牵制敌人，掩护他们突围。连长坚决不肯，一定要我率领连队突围。我说：“我的好连长啊，你是本地人，这一带地形熟悉，才有可能突得出去。不然的话，大家一起完蛋！”

张连长想了想，同意了我的意见。

张连长参照星光，定了定方向后，朝西北方一指说：“前面约五六十里，就到郭村了。那里是我们先头部队的驻地。待我们突击枪声远去后，你们也向那个方向突围。每个十字路口，我会放四个小石子指引方向。老周，郭村见！”

握别后，我赶紧把一个班分成三个组，朝不同的方向，时缓时急地射击着，以掩护连队突围。不一会，张连长他们突围的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。也正如张连长所料，枪炮声渐渐远去了，听不到了。于是我把全班战士召集到一起，连我一共九人。仍分三组，向三个方向突围，总目标当然还是郭村。我说了声“郭村见！”就分头行动了。

我这一组是中路，也就是沿着张连长他们的突围路线走。走出不到五十米，就遭到了敌人的伏击，我的右小腿中了一枪，已无法站立。

我知道，我已无法突围出去了。把两个战士招呼到身边，命令他们各人进行单兵突围，要求他们一定要悄悄地行动，尽量不发声响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可开枪。



“指导员，你呢？”

“我先掩护你们，然后我再悄悄地突出去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什么这，这是命令，去，现在就执行！”

“是！”

一会儿，我向敌人方向扔了一颗手榴弹。敌人果然朝我这扫了一阵机枪。在枪声掩护下，两个战士开始突围了。

一会儿，机枪停止扫射了。我又扔出了一颗手榴弹，敌机枪又扫射了一阵。我摸摸腰间，一共还有两颗手榴弹。我想把第三颗手榴弹扔得远一些，同时换一个位置，最后一颗手榴弹，则留着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。我作好准备，用左脚全力一跃，随即向敌人扔出第三颗手榴弹。谁知与此同时，敌人的枪也响了，我觉得腰间被人推了一把，左手被人拉了一下，一个筋头栽下去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过来了，四周一片漆黑，但远远地看到一点灯光。我下意识地朝灯光方向爬去。爬爬停停、停停爬爬，终于爬到了仍点着灯的人家。我支撑着，用力敲了两下门。只听见里面有说话声：

“妈，门外躺着一个血淋淋的人。”

“丫头，我们是世代行医的医道人家，讲究的就是治病救人。门外躺着的人，既然浑身是血，想必也是个落难之人，得想办法救。”

我知道，我遇到了一户善良人家，一下子又晕了过去。

待我醒来，已躺在这家人家的后院了。这个后院，至少有一个排球场那么大，中间有一个大花台，种的都是一些可以药用的花草，花台四周是一些晒药材的架子。东西两侧，各有两间厢房，我被安排在东南方的一间，看样子是堆放药材的，因为墙角仍然堆着一些已晒干的药材。一张木板单人床，紧贴东墙。我感觉自己已经被擦洗过了。然而，难忍的伤痛，使我无法理清自己的思路，尽管我尽力想回忆一下事情的经过和分析一下眼下的处境。

这时，一老一少两个救命恩人领进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子，比中等身材稍稍高一点，饱经风霜的脸，毫无表情，颇有几分威严，特别是那双眼睛，又黑又亮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仿佛一眼能把你看穿似的。

我试着挣扎着坐起来，表示谢意。他做了一个手势，叫我躺下，

也别吱声。

“小月，打盆水来。”

我才知道，救我的年轻姑娘叫小月。

小月打来一盆热水，老先生抓了一把草药放在水中，反复洗了手后，给我检查伤口，接着就给我治伤。他用泡在药水里的器械帮我整治伤口，最后包扎起来，右小腿还上了小夹板。老先生每动一下，都让我钻心般疼痛难忍。

直到中午时分，老先生才帮我全部搞好，我这才注意到，老先生的衣服全湿透了。我头上的汗，把枕头也浸透了。

老先生又换了一盆水，洗了把脸后对我说：“年轻人，你命大，三处枪伤，只要有一处偏一点点，不死也必会落个残疾。现在好了，没事了，长则两个月，短则一个月，就会好的。就在这好好养吧。”

说完，老先生走了。我很奇怪，这位老先生为什么不问我的姓名，不打听我的来历。

就这样，我开始了养伤的生活。每天就是喝药、换药、吃饭、睡觉。由于我的左手、腰部、右脚都有伤，吃饭、上厕所都很不方便。全是在小月姑娘帮助下进行的。首长，我也是人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。小月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又天天无微不至地关心我、照顾我，不动感情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我是新四军战士，又是共产党员，不敢流露自己的感情。小月不在时，我想她，小月在身边时，尽管心跳得很厉害，我不是低着头，就是把头偏向别处，正眼都不敢看她一眼。倒是小月胆大些，开始时，她也很难为情，后来就有说有笑了。在与她交谈时得知，她家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世家，她爸爸叫郑应立，是方圆百里有名的郑“神医”，我受伤那天，恰巧“神医”出诊未归，那位五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便是她请来为我治伤的。

我在郑家养伤，还有两条规定：就是不准高声说话，不准走出后院。有时，也有人到后院来翻晒药材，我与他们也互不答话。

日复一日，我的伤渐渐好了，可以下地活动了。我越来越强烈地流露出归队的愿望，小月姑娘说话倒反而愈来愈少了，人却愈来愈注意打扮了。

一天小月打扮得特别漂亮，给我送早饭来了。我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小月，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！”



“怎么，我如果不打扮打扮就很丑、很难看吗？”

“不、不、不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也许还可能有几个比你更美的人，但在在我看来，你永远是最美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是真的。”我很认真地说。

“你就不懂了，古人云：‘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’。亏你还是个上海的大学生呢？！”

“唰”地一下，我的脸红到了脖子根。此时此刻，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而且，我还注意到郑月正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……

还是小月打破了僵局，她靠近我轻轻地说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同心之言，其嗅如兰。幽谷哥，你给句话啊！”

“小月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。你的情意、你的恩德，我会永远不忘的。你知道，而今正是国难当头之际，而且我又是一个新四军战士……”

我还没有说完，小月已泪如泉涌了。“谁阻挡你精忠报国呐？！我只求二人同心，二人同心！你懂吗？”这时，小月心爱的小花狗跑到小月脚下，小月一跺脚踩了小狗一脚说：“去，滚远一点，你这养不家的狗。”转身走了。

中饭与晚饭都是郑妈妈送来的，老妈妈什么话也没说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，只是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

我心里很难过，夜里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决心给小月写一封信。于是我便起身掌灯写信。我写了感谢她和她的家人救了我的命，又治好了我的伤；我写了我对她的一片衷情，我之所以没有接受她的爱，是怕上前线后，万一牺牲了会耽误她的前程。我告诉她，我就是战死疆场，变成鬼，也是爱她的。如果打败鬼子后，我能幸存下来，一定会回来看她。如到时她未婚嫁，一定要她为妻，如她已经结婚生子，我就在郑伯伯门下做一名学徒，一方面学医术抄抄方子，一方面做教书先生，铁了心为她培养后人。为了表明我的心迹，我还作了一首诗：“战伤迷迷落郑家，轻疾重治曲阑斜；多情只为丁河月，犹为离人照落花。”

次日晨，送早饭的仍是郑妈妈，我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妈。”

老人家一怔，奇怪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妈，我的伤早养好了，待伯伯出诊回来后，我将拜别二老，重返前线了。这里有一封写给郑月妹妹的信，请妈妈转给她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明天一早。”

老人家没有说话。收拾碗筷时，把信也带走了。

当天下午，大约快到吃晚饭的时候，郑“神医”到后院来了。

“孩子，我有件事要问问你。”

“伯伯请讲。”

“你说你很爱我家郑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说你作战受伤到郑家小病大养，不肯离开，就是因为舍不得离开郑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还说，只要明月还能照到郑家后院，只要郑月还活着，你就永远爱丁河镇，永远爱郑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撒谎！”

“不，我没有撒谎，也不敢撒谎。我全是真心的！”

“不！你在撒谎。孩子，我告诉你，认识一个男人，最好的场合有三个：战场、情场、酒场。胆识、气量、品德、精神，均历历可见；情发乎外，动乎中，表以行，风骨神韵，自了无子遗，以此判之，当无大谬！为什么，因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，必有三种责任感：即国家责任感、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，就是说要担负起国家的兴亡；要敢于对正人君子、对朋友两肋插刀；对长辈、对同辈、对后人更应予以责无旁贷的关爱！你说你真心爱小月，人却扬长而去，万一为国捐躯，小月要为你守节也没有名分啊！你这不明明在骗小月吗？”

老人一番话，令我不知所措：“郑伯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老讲的这些，我也没有想过。”

“你应该想！孩子，我们相交一场，老夫不求报答。你总得给句话吧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，请郑伯伯指条路吧。”

“我说了你认账吗？”



“那是自然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那好，你等着。我问问小月再说。”说完老人走了。

不一会，小月来了，她说：“幽谷哥，我爸说，你过几天就要走，今天请你去厅堂吃饭，为你饯行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我跟小月来到郑家的厅堂里，这是我受伤到郑家后，第一次到他们客堂间。客堂呈长方形较宽大，惟一特殊的是有一副无落款的短联：百胜难虑敌，三折乃良医。字迹苍劲有力，可以说是“柳筋颜骨”了，可能是郑夫子的手迹，从中也看出郑“神医”是个非常重视实践的医生。

郑伯伯与郑妈妈坐了上座，我坐左侧，郑月坐右侧，也符合苏中地区男左女右的风俗。

“幽谷的伤已基本好了，可以重返前线了。刚才我与幽谷谈话，幽谷说：‘他爱郑月，愿娶郑月为妻。’郑月，你愿意嫁给幽谷吗？”

“愿意，我愿意。”

“郑月啊，抗日杀敌难免有伤亡，万一他为国捐躯了，你不后悔吗？”

“不后悔，爸，我不会后悔的。”

“那好，你们明天就成婚。兵荒马乱，婚事就简啦，你们明天自己动手把东厢房收拾一下，明天我请王镇长代我们请些乡亲吃顿喜酒，三天后，小月送幽谷回新四军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粟裕第一次插话问周幽谷。

“后来，扬州的敌伪报纸也登了，部队也派员把我抓了回来。”

这时，粟裕又一次注意到，周幽谷又用右手掏左胸前的口袋，似乎要掏什么东西出来。

“怎么，有什么东西要上交吗？”

“我的泰山大人有一封给首长的信。”

粟裕接过信，这是一封没有信封的信，字迹潦草，看得出来是慌忙中草就的。除了一开头，粟司令台鉴等几句恭维话，大意有三，一是郑家药铺招赘完全是他郑应立的主张，因此恳求看在他郑家世代

在丁河镇行医多少为百姓做了一点好事的份上，饶周幽谷一死；二是新四军确实认为周幽谷罪不可赦的话，请求用刀处决，留下一颗子弹打日本鬼子；三是处决后将周的尸体还给郑家药铺，他要举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仪式……

粟裕把郑“神医”的信放在桌上，静静地思考着：是啊，对受伤的周幽谷来说他是幸运的，因为丁河镇紧靠着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总司令的老家，日伪很少去袭扰，使周幽谷能平安养伤而完全康复。至于周幽谷的婚姻，可以说是苏中地区抗日救国的一段佳话，应该支持。最令粟裕高兴的是，他前不久向中央军委打了一个报告，请求组建一支特殊的部队，而这支部队已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正式批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失踪的周幽谷回来了，而“失踪”的经历并不影响周幽谷担负新的使命。

粟裕再次认真地看了看周幽谷，对他说：“周幽谷同志，我们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，信仰马克思主义，是不主张独身主义的。但国难当头，抗日救国是我们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。因此，对婚嫁事宜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：就是谈恋爱也必须是‘二八五团’，也就是说要二十八岁、五年党龄、团以上干部才有资格申请谈恋爱。这三条中你一条也不具备，更何况你又是未经批准的私自结婚呢。”

“首长，我知错了，我请求处分。”

“知错就好。适当的处分，也许是必要的。”接着粟裕又讲了一个故事，“在古希腊神话中，有一位大力神叫安泰，每当被对手打倒在地时，他很快就得到了恢复，而且有了更大的力量和更高的智慧。因为他是大地之子，只要他不离开他的母亲——大地，他随时都能得到母亲的支持和帮助。不论对手有多么强大、多么狡猾，安泰都能立于不败之地！后来，敌人设计让他离开了母亲，他在空中被活活掐死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粟裕用中指轻轻地敲了敲桌上那一份日伪在扬州出的报纸。

周幽谷也注意到了那张报纸，便说：“原来敌人是想利用我结婚这件事，挑拨我们的军民关系，置我们于死地。”

粟裕微笑着点点头，在场的其他人也笑了，包括参谋和警卫战士。